

这帮电信骗子太缺德 骗钱不说还导演绑架案

19岁女孩借同学钱给骗子,还躲进图书馆接受“调查”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张书江 李猛

“他们打得很疼,爸爸救我” 电话里传来神秘求救声

19岁的女生小张在澳大利亚留学,半月前放假回到了威海的家中,平日里除了外出逛街、到图书馆读书,就一直待在家中。12月9日15时许,小张的母亲张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号码是小张的手机,但里面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说普通话却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男子试探性地问张女士是不是小张的母亲,并说出了小张在澳大利亚留学等信息。张女士反问对方有什么事,男子支支吾吾并不多说,张女士挂断了电话,但立即觉得有些不安,女儿的电话怎么会在一陌生男人的手中?

电话刚挂断一分钟左右,男子再次打来电话,这次张女士听到了女儿的声音。不过电话随即被对方挂断,张女士顿时慌了,赶紧给丈夫张先生打了电话。张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同一名男子在电话中称小张被绑架了,让张先生付30万元的赎金。张先生随后驱车接上了张女士,急匆匆地回了家,却发现女儿并不在家中。

男子不断打来电话,催促张先生赶紧交付赎金,并威胁称如果拿不到赎金就立即撕票。见张先生确实一时没法凑齐30万元,男子又让张先生先付10万元。张先生担心女儿的安危,立即通过手机的网上银行,按照对方发来的银行账号给对方转账10万元。

随即,张先生和陈女士来到公安环翠分局刑侦大队报了案。就在报案过程中,男子仍不断打来电话,继续催促张先生汇出其余的20万元。依照民警的授意,张先生提出要跟女儿对话,但电话那头又传来小张的声音——“爸爸救救我,妈妈救救我,我好疼啊”“妈妈,我的手被他们打得很疼,救救我”。张先生和陈女士确认,这就是女儿小张的声音,但对方始终没有让张先生夫妇与女儿对话,反反复复就播放这两句话的录音。

失踪了半天的女儿 竟躲在快餐店里

这起案子究竟是绑架还是诈骗,民警也一时难以断定。稳妥起见,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按照绑架案立案侦查,抽调来的几十名警力迅速分头展开调查。另外,就在张先生夫妇还在电话中跟“绑匪”周旋的时候,一组民警围绕张先生一家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一组民警围绕小张的活动轨迹进行排查,更多的警力则投入到对小张的搜寻上来。

随后,各种信息相继被反馈回来——小张回国后没有异常举动;8日和9日,小张曾向多名同学借钱;9日中午,小张向一名同学借过身份证,未果;8日下午和9日上午,小张以自己的身份证在市区一宾馆登记入住两次,但一直是独自一人,其间小张还向宾馆服务员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电话卡。综合这些信息,民警断定小张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告知张先生夫妇不必再跟“绑匪”费口舌了。此时已经是19时许,小张仍没有回家,拨打她的电话仍是“绑匪”接听,如果她没有被绑架,又去了哪里?

搜寻小张的行动持续进行,一组民警走访小张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一无所获;另一组民警结合小张平日的活动轨迹,并以小张离开宾馆的录像为起点,调取大量街头监控录像。直至22时许,民警最终在一处监控中发现,小张于当晚进入了市区一家麦当劳快餐店。民警立即载着张先生夫妇赶到麦当劳,在这里,大家终

于见到了已经失踪半天的小张。

小张毫发未损,证实了这并非一起绑架案。小张对民警说,“北京的警察”不让她接触任何人,尤其是不能接触威海的警察,否则就是“泄露高度机密”。那段录音确实出自小张之口,因为“北京的警察”要求她进行“声音比对”。

接受“电话审讯” 提供了家庭成员信息

经过调查询问,案情逐渐浮出水面。原来,12月8日下午,小张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来电者自称是送快递的,手头有一份银行发来的加急快件要送达。平时跟银行业务毫无关联的小张听得一头雾水,对方称,这是一份银行催还欠款的文件,并建议小张咨询一下北京警方。对方随后把电话转接到了“北京顺义公安局”,一名“民警”在接听了小张的电话后,称小张的身份信息被用于某犯罪团伙洗钱,小张已经涉嫌犯罪。电话继而又转给了“专案民警”,“专案民警”表示愿意相信小张的清白,但需要小张全力配合。

在与两名“民警”通话过程中,小张在听筒中听到对方在“商讨案情”,“重大”“机密”“犯罪”等词不绝于耳,“专案民警”也多次恐吓小张,称“非常严重”,惶恐不安的小张便完全顺从了。

“专案民警”说,案情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让小张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称“警方”要做笔录、录音。小张便按照对方的提示,到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接受了电话“审讯”,其间小张把自己在哪里上学、家庭成员及联系电话等信息详尽地告诉了对方。

“审讯”过程中,“专案民警”还发来一个链接网址,小张用手机上网登录一看,发现这里边竟然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给她的“拘捕令”以及“银行账户冻结手续”。“专案民警”对“拘捕令”进行了逐条解释,不断告知小张案情如何重大,泄密的后果如何严重。最后,“专案民警”让小张汇2万元到“公安局特设安全账户”,以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

转光所有钱后 宾馆开房等候“调查”

“专案民警”一再强调不能“泄密”,钱只能找朋友借而不能找父母要,而且不能说借钱的原因,当天晚上,小张把钱取出,并在ATM机上分两次存入了对方的银行账户,共计1.8万元。直至小张一再保证绝不“泄密”后,“专案民警”才让小张回了家,并让她删掉了手机信息和通话记录。

9日上午,“专案民警”又打来电话,让小张再到宾馆开房,以便接受“调查”。而这次“调查”中,小张又把微信账号内的1.1万元兑换成现金,再次到ATM机上存入了对方的银行账户。

“专案民警”见小张已转光了所有的钱,便让小张“配合调查”——不能回家,不能联系任何人;把手机呼叫转移到“北京警方”的电话上,然后关机;买一张新的电话卡,但号码只能告诉“专案民警”;去借一张身份证,用他人的身份证到宾馆再开房间,等候“调查”。

由于没借到同学的身份证,小张也就无法再到宾馆开房间,不得不躲进了图书馆接受“调查”。这期间,“专案民警”称,在案件侦办期间搜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录音,要跟小张的声音进行比对,让小张反复说“爸爸救救我,妈妈救救我”等几句话,小张一一照做。之后,小张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中,图书馆关门后,又躲进了麦当劳快餐店,但始终不敢回家,手机也不敢开机。

威海一女孩遭遇电信诈骗,轻信对方后,不仅被骗2.9万元,还把家庭成员信息全部告诉了骗子。骗子见女孩毫无防范心理,借机又使出让女孩关机、提供求救录音等招数,导演了一场“绑架案”,再次骗得女孩父母的10万元。

案情剖析

“绑架”骗局 到底是咋导演出来的

本报记者 陶相银

“这原本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当骗子发现受害人太容易上当后,就把诈骗升级了,导演了这么一出‘绑架案’。”办案民警总结说,起初,这是一种常见的电信诈骗案件,套路就是“送快递的”、“民警”、“专案民警”轮番上场,一般情况下,受害人急于证明清白,容易轻信对方的话,而对方也会使用言语恐吓来令受害人恐慌,甚至出具一些伪造的文件取得受害人的信任。

民警分析,此类诈骗案件中,骗子会让受害人躲起来进行网上转账,或到ATM上转账、存款,尽量避开银行柜台,而且不能告诉其他人,比如“专案民警”就告诉小张——“如果有自称警察的人打电话来,直接挂掉”。骗子会不断来电,以各种理由让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再也没有钱可转,或受害人醒过来。

本案中,骗子见小张已转光钱后,又导演了这起“绑架案”,主要原因就是小张把个人家庭信息全部告诉了骗子。小张不回家,手机关机,换了电话卡,那就只有骗子能联系上她。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回拨电话便可识破骗子的伎俩,但小张把手机呼叫转移到骗子的电话上,并关了机,骗子只需使用改号软件拨打张先生、张女士的电话,便可让他们的来电显示为小张的电话号码,张先生夫妇回拨小张的电话,电话自然会被转接到骗子的电话上。再加上骗子有了小张“求救”的录音,这起“绑架”骗局便更显得巧妙。而骗子让小张借用身份证去宾馆开房,也是因为担心张先生夫妇报警后,警察会很快根据宾馆实名登记查到小张在哪儿。

相较于以往的电信诈骗,本案有个明显的区别,以往骗子均是要求受害人尽快转账,而在本案中,骗子是让小张在ATM机上将现金以存款的名义存入对方账户。办案民警解释,为了防止电信诈骗,全国均实施了“转账新规”——自2016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ATM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所以,小张的存款等于直接把钱送给了骗子,但张先生的转账却有望被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紧急止付。